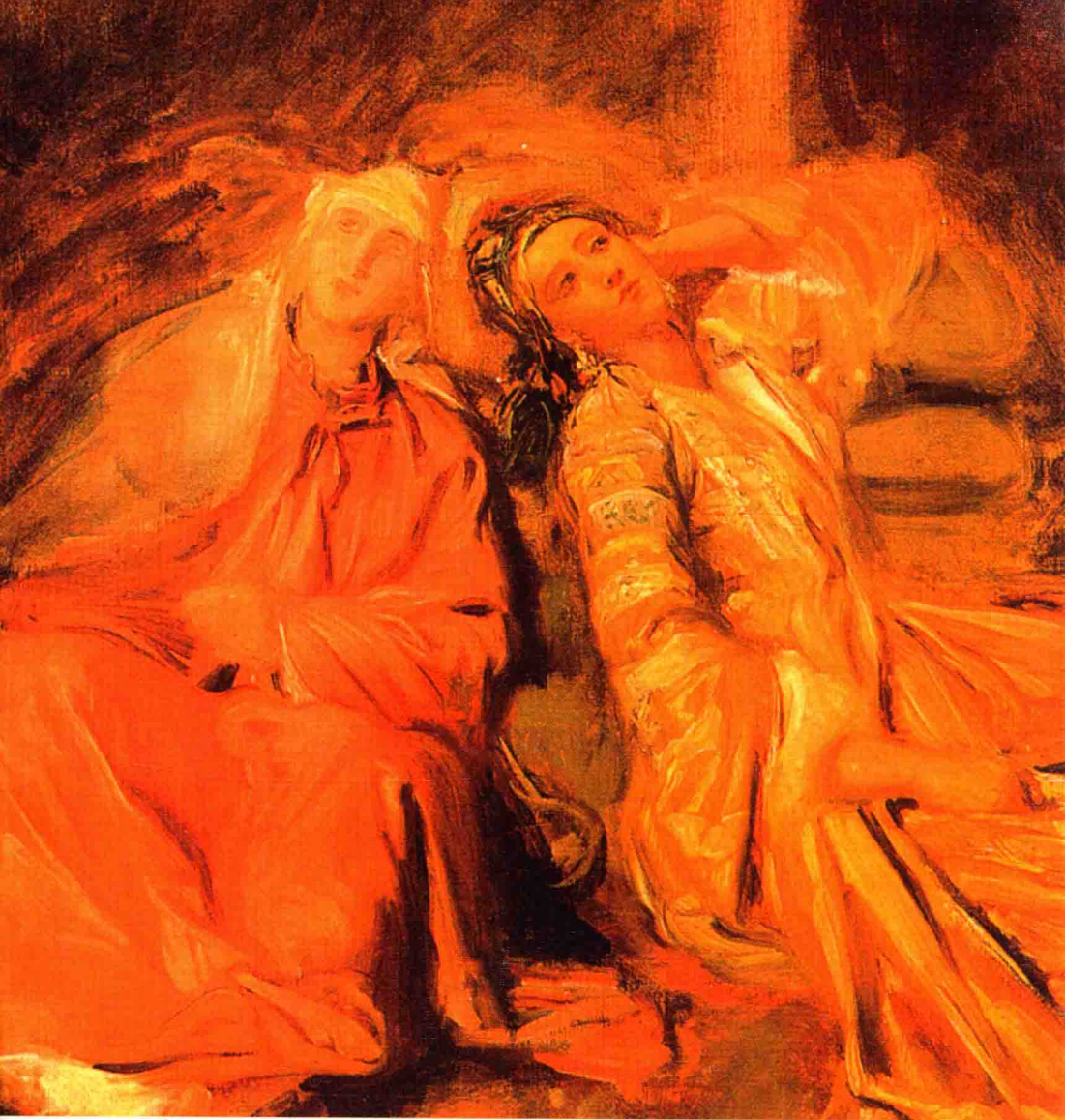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MINGLICHANG

名利场

(下)

(英) 萨克雷 著 马春梅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MINGLICHANG

名利场

(下)

(英)萨克雷 著 马春梅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利场. 下 / (英) 萨克雷 (Thackeray, W. M.) 著; 马春梅译.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68-3

I. ①名… II. ①萨…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226号

名利场. 下

(英) 萨克雷 著; 马春梅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0.75

字 数：36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68-3

定 价：31.6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三十四章	詹姆士灭烟斗.....	1
第三十五章	孤儿寡母.....	15
第三十六章	名利场上过得潇洒.....	25
第三十七章	名利场上的人.....	32
第三十八章	拮据的一家人.....	45
第三十九章	尽是一些臭事情.....	57
第四十章	蓓基获得夫家承认.....	65
第四十一章	故地重游.....	72
第四十二章	奥斯本的家事.....	82
第四十三章	绕过好望角.....	89
第四十四章	从伦敦到汉泊郡.....	97
第四十五章	从汉泊郡到伦敦.....	106
第四十六章	苦熬与磨难.....	113
第四十七章	岗脱府.....	121
第四十八章	上流社会的精英们.....	129
第四十九章	三道菜和一道甜食.....	139

第五十章	一件极其不雅之事.....	145
第五十一章	一场词谜剧.....	153
第五十二章	斯丹恩勋爵的另一面.....	169
第五十三章	祸起萧墙.....	177
第五十四章	大战后的星期日.....	185
第五十五章	前夜余波.....	193
第五十六章	公子哥儿乔治.....	206
第五十七章	归国路上.....	216
第五十八章	少校先生.....	223
第五十九章	一架旧钢琴.....	233
第六十章	重返上流社会.....	242
第六十一章	一份遗嘱.....	247
第六十二章	莱茵河上.....	259
第六十三章	一位老相识.....	268
第六十四章	流水落花自飘零.....	278
第六十五章	每天的日程.....	292
第六十六章	爱情复苏.....	299
第六十七章	人生如斯.....	313

第三十四章 詹姆士灭烟斗

布立葛丝小姐看到毕脱·克劳莱先生如此客气，吉恩小姐待她也非常的亲热，觉得受宠若惊。当克劳莱老小姐收到莎吴塞唐家的名片时，她借机夸奖了吉恩小姐一番。布立葛丝原本是一个孤苦伶仃给人做伴的女人，居然能够收到一张伯爵夫人送给她的名片，岂不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向来主张一切平等的克劳莱小姐说道：“布立葛丝小姐，这我就不清楚了，莎吴塞唐夫人还特地留个名片给你，这是为何啊？”她的女伴小心谨慎地回答道：“我想尽管我出身贫寒，可非常的清白，这大概并不妨碍像她那样身份的贵妇人施些恩惠给我吧？”这张名片被她放在了针线盒中，这里面还藏有其他珍宝。她又提起，有一天曾在路上偶遇毕脱·克劳莱先生和他的表妹——即已经定亲的未婚妻——一起散步的事。她极力赞扬那位小姐，说她待人是如何的和蔼可亲，看起来又是如何的温柔可人，穿着又是如何的朴素大方。接着她又将吉恩小姐那天的打扮从头到脚细细地描述了一番，并对这些物品的价值进行了估计，她的精细周到，真可谓是女人的天性。

克劳莱老小姐任由布立葛丝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的话，几乎未曾插话。她身体渐渐康复，非常希望能有人来与她聊聊。她的医生克里默先生坚决反对她返回老家，因为伦敦的放荡生活对她而言极不相宜。因此，老太婆对于在布拉依顿能有些朋友真是求之不得。

第二天她便送名片去回拜，并且委婉地邀请毕脱·克劳莱来看望一下他的老姑母。他如约而至，而且莎吴塞唐夫人与她的小女儿也一同来了。老夫人小心谨慎，避开那些涉及克劳莱老小姐灵魂的话题，只是谈谈天气，谈谈战争，谈谈一代枭雄拿破仑如何一败涂地。可是谈得较多的还是有关医生与江湖骗子的事情，还有当下为她看病的朴杰医生的各种优点。

当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毕脱·克劳莱耍了一个聪明绝顶的手段，由此看来，若是当初有人赏识提拔他，事业又没有挫折的话，他肯

定能成为鼎鼎有名的外交官的。顺着时下的风气，莎吴塞唐夫人破口大骂那个一朝得志的科西嘉小人，把他说成是无恶不作的魔头，胆小如鼠又残暴无情，根本就配不上做人，所以大伙儿都早就料到他必败无疑。

她大谈特谈的时候，毕脱·克劳莱却突然反过来为那“命运的使节”说话^[1]。他描述着当初作为大执政官的拿破仑在巴黎主持亚眠昂士和约时的风度，也就是那时，他非常荣幸地结识了福克斯先生。福克斯先生是个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为人正直。尽管克劳莱先生自己的政见与他是不同的，但却对福克斯先生是由衷的敬佩和爱戴，他一向非常地敬佩拿破仑陛下的。毕脱激烈地责骂同盟国对于这位下了台的皇帝是那么的守信义。他说拿破仑投降得那么豪爽，而他们对他竟然毫不留情，将他放逐到国外，反而让一批固执偏激的天主教恶棍在法国横行霸道。

他痛恨迷信的天主教，足见他的信仰是多么的纯正，深得莎吴塞唐夫人的欢心；他崇拜拿破仑和福克斯，又博得了克劳莱姑妈地看重。早些时候，我们在介绍克劳莱小姐时，曾经说过，她与已故的某位政治家至交。她是个坚定不移的亲法派，在这次战争中，她始终对政府的措施表示反对。虽然老太婆并没有因为法国皇帝失势而感到激动，也没有因为他所受的虐待而失眠抑或是减寿，但毕脱对于她两个偶像的赞美，却正中她下怀。这一席话使他博得了姑妈的欢心。

克劳莱老小姐对吉恩小姐说道：“你的意思如何啊，亲爱的？”对于长相漂亮、态度端庄的女孩子她向来十分喜爱，因此，一见到吉恩小姐就对她颇有好感。说实话，她对入一向都是如此，亲热得快，冷淡得更快。

吉恩小姐满面通红地说，她对于政治一点都不懂，这样的事只有那些比她聪明的人去管，她觉得母亲说得很有道理，克劳莱先生的口才也很不错。当伯爵夫人与小姐准备告辞的时候，克劳莱小姐恳切地请求莎吴塞唐夫人能够让吉恩小姐常常到她家来玩。假若吉恩小姐能够抽出些时间来陪陪她这个孤独的老太太，她非常地欢迎。客人们都很礼貌地同意了。离别的时候两边都很亲热。

老姑妈对毕脱说：“以后不要再让莎吴塞唐夫人到我家来，毕脱，她既愚蠢又骄傲，你外祖母家中的人都是这样，我最讨厌这样的人。但吉恩这个女孩子脾气好，惹人疼爱。我随时欢迎你将她带过来玩。”毕脱答应了。至于姑妈对伯爵夫人的评价，他并未说给她听。因此，她还

[1]拿破仑自称命运的使节(The Man of Destiny)，表示他是命运之神派来干大事的。

认为自己稳重端庄的态度给克劳莱小姐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吉恩小姐常常到克劳莱老小姐家去玩，一则因为她乐于为病人解闷，二则家里的白托罗缪·亚哀恩士神父总是将他那一堆枯燥的大道理讲个没完没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跟在她妈妈后面拍马屁的传教士，因此能有机会出去躲躲是她求之不得的。白天她陪伴克劳莱老姑妈坐马车逛逛，晚上给她消遣解闷。她天生温柔和善，就连孚金对她也毫不嫉妒。可怜的布立葛丝觉得只要有好心的吉恩小姐在场，克劳莱小姐说话也比较留情。老太婆与吉恩小姐关系非常的亲密，常给她讲自己年轻时的各种经历，老太婆对吉恩说话时的语气跟从前与可恶的蓓基聊天时相差甚远。吉恩小姐甚是单纯，对她说轻薄话就仿佛故意顶撞她一样。克劳莱老小姐是个顾体统的人，不愿意污染她的耳朵。至于吉恩小姐，向来没有人疼爱过她。除了父亲与哥哥对她还比较好之外，就数这个老太婆了。她看到克劳莱老姑妈真心待她，便也诚心实意地与她交朋友。

那年秋天，蓓基在巴黎春风得意，在一大批吃喝玩乐庆祝胜利的英国人中，她出尽了风头。还有我们的爱米丽亚，那可可怜的爱米丽亚，唉！她在哪儿啊？那年秋天，每当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海浪哗哗地拍打在岸上，吉恩小姐就端坐在克劳莱老姑妈的客厅里，用悦耳的声音为她唱一些圣诗和短歌。歌声一停，老姑妈便会从睡梦中醒过来恳请她接着唱。布立葛丝假装做针线活的样子，快活得热泪盈眶，窗外浩瀚的大海的色彩在渐渐变暗，而夜空中的月亮和星星却慢慢升起，她看着这一切，心中的快乐与感动，是无法度量的。

毕脱在饭厅中坐着休息，旁边搁着几本买卖玉蜀季的法令和传教士的刊物一类的书报。一切男人，不论他是否浪漫，都喜欢在饭后这样享受一下。他一面喝着西班牙白酒，一面幻想着未来，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挺不错的家伙。最近他好像很爱吉恩——超过以往七年中任何时候。在订婚后的日子里，毕脱从来没有想急于结婚，除了喝酒与幻想外，他习惯在饭后睡上片刻。每当鲍尔斯走过来请他喝咖啡的时候，总是看到他正在黑暗中忙着读书。

有一天晚上，鲍尔斯拿着蜡烛和咖啡走进来的时候，克劳莱老小姐说道：“亲爱的，可惜没有人能与我斗牌。可怜的布立葛丝笨得很，对于斗牌一窍不通。”（这老太婆一有机会就当着仆人的面批评布立葛丝）“我觉得玩一下牌，晚上可以睡得很好。”

吉恩小姐听后脸涨得通红，随后她的耳根和甚至漂亮的指尖都被染红了。在鲍尔斯离开并将门关好后，她说：“我会一点，克劳莱小姐。我以前为了陪伴我可怜的父亲，常常斗牌。”克劳莱老姑妈高兴得

不得了，大声说道：“快来吻我一下！我亲爱的宝贝，赶快过来吻我一下！”当毕脱捧着小书上楼的时候，看到她们老少拥抱在一起，好像是画里的一样。那天黄昏，可怜的吉恩小姐羞答答的满脸通红。

列位读者不要误以为毕脱·克劳莱先生的亲戚们没有注意到他的计谋。他的一举一动，克劳莱牧师家中的人都了若指掌。汉泊郡离塞赛克斯并不远，何况别德夫人还有朋友在塞赛克斯，自然会将布拉依顿克劳莱小姐府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还包括许多尚未发生的，都报告给她。毕脱去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多，一连好几个月都不曾回家。他那混账的老子在家里中越来越不像话，成天地喝兑水的甜酒，老是与下流无耻的霍洛克斯一家在一起鬼混。毕脱如此春风得意，牧师一家气得要死。

别德太太尽管嘴上不说，心中却追悔莫及，怨自己当初对布立葛丝不应当那般怠慢，对鲍尔斯和孚金也不应当那般霸道。这简直太失策了，以至于如今克劳莱小姐家中没有一个人来给她通风报信。她总是说：“这都怪别德的，没事去打什么猎啊，假若他没将锁骨摔断，我也就不会离开大姑。我这也是因职责而牺牲，而且，这也应归咎于你那臭毛病。别德，牧师是不该打猎的。”

牧师在旁边插话道：“这哪里是因为打猎！玛莎，明明她是被你吓坏了，她本来就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确实是个能干的人，但你性烈如火，而且对于金钱又过于计较，玛莎！”

“别德，假若我对你花钱不加约束的话，你早就被关进监狱了。”

牧师脾气很好，答道：“亲爱的，你的话很有道理。你很能干，但有时过于精明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忠实善良的人一面说，一面喝了一杯葡萄酒给自己开开心。

然后，他又说道：“真不晓得她看中了毕脱那脓包的哪一点？那东西胆小如鼠，在我的印象中罗登（罗登倒还像个男人汉，那个混账！）——在我的印象中，罗登在小时候经常将他打得围着马厩转，像抽陀螺似的抽他，毕脱只会哭着抹泪水回家找他妈。哈，哈！他比我两个儿子差得远，单手对他双手，他都招架不住。那个脓包，听詹姆士说牛津的同学如今还记得他的绰号‘克劳莱小姐’。”

牧师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嗨，玛莎！”

玛莎咬着手指头，然后又用手指咚咚地敲着桌子，说道：“什么？”

“依我看，我们应当叫詹姆士去布拉依顿看看，瞧瞧老姑妈那里是不是还有希望。说不定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呢，他都快毕业了，在这几年里他总共才留过两次级——与我一样，他毕竟是大学生，曾在牛津上

过学，这都相当不错啊。在牛津他结识了许多阔少爷，在邦内弗斯大学又是个划船的健将，相貌英俊，喝！夫人，我们为何不让他去瞧瞧老姑妈呢？假若毕脱敢有丝毫的不同意，就让他挨打！哈，哈，哈！”

他夫人回答道：“可不是！詹姆士该去看看她。”然后她叹了口气说道：“假若能让一个女孩子到她家住就好了。可惜她嫌弃她们长得丑，让人不堪入目。”

母亲边说话，边听到在旁边的客厅里那几个有家教的倒霉鬼正练习弹琴，硬邦邦的指头弹出的曲子连牛都不屑于听。她们整天做的无非是练习弹琴，或是学习历史、地理，再要么就身绑背板矫正姿势。这几个姑娘不仅又矮又丑，而且缺少嫁妆，即使是多才多艺，也难以在名利场中出头。别德的助手可能会从她们中间挑一个做妻子，除此之外，别德夫人甚至连一个合适的人选也找不到。

此时，詹姆士头从客厅的长廊走了过来，戴的油布帽子上插了一个短烟斗。父子俩谈论起圣·里奇赛马的胜负^[1]，牧师与他夫人的话题便放在一边了。

别德夫人暗暗觉得让詹姆士到布拉依顿去的希望渺茫，因此，将他送出门的时候也无精打采的。知道父母的用意后，小伙子也觉得这次出差不但乏味而且可能徒劳。不过他思量着老姑妈也许会送份厚礼给他，下学期就可以偿还几处不能再往下拖的账，这也挺不错。因此，他拎着旅行包与一大篮子瓜果蔬菜——说是牧师一家送给亲爱的克劳莱老姑妈——连一条他最喜欢的名叫塔马泽的狗，登上了沙乌撒浦顿邮车，当天晚上平安地到达布拉依顿。到了后，他觉得连夜打扰病人是件不太礼貌而且不太聪明的事，便在一家客栈中住了下来，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去看望克劳莱老姑妈。

詹姆士最后一次与姑母见面的时候，还是个笨手笨脚的大男孩。男孩子处于这个尴尬的年龄段，嗓音要么就尖得像千年的女鬼，要么就沙哑得怪声怪气的，一脸红花般的疙瘩。（听人说，罗兰氏的美肤药对此颇有疗效）有时还用姐妹们的剪刀偷偷给自己剪胡子。他们见了女孩子怕得要命，衣衫都紧得穿不上，手脚长得又粗又长，四肢从胳膊与裤管那里伸出了一大截。

这样的孩子在晚餐后就没处可去了。在灯光昏暗的客厅中，夫人小姐们压低着声音谈着私房话，见到他就厌烦。而继续留在餐厅中喝酒的

[1] 圣·里奇赛马每年举行一次，只有三岁的马能够参加，这种赛马是1776年圣·里奇将军(st. Leger)发起的。

先生们，因为旁边多了这么个不懂事的半大小子，很多俏皮的调侃都不便说出口，不能尽兴地聊天，所以也都嫌他。老子常常在喝完第二杯酒后说道：“贾克，我的儿，去看看外面是否会下雨。”男孩在觉得解放了的同时，又觉得自己毕竟没有步入大人的行列，便悻悻地离开了。那时的詹姆士也正是这样一个半大不小的家伙。如今他已在牛津的一家小大学中待到了毕业，况且在学校经常与那些花花公子们鬼混，经历过停学与留级的处分，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风流潇洒的公子哥儿，磨练得非常的老道圆滑。

在去布拉依顿探望姑妈的时候，詹姆士已经相当英俊了。这老姑妈最喜新厌旧，看中了他漂亮的外表。她瞧着詹姆士行为拘谨有加，害羞得满面通红，暗想这男孩还真纯洁得很，尚未染上坏习气，心中对他的好感马上增加了不少。

他慢吞吞地说道：“我是来看望同学的，在这里待一两天，顺便——来看望一下您。我的爸妈也问候您，祝您早日康复。”

当仆人通报詹姆士到来的时候，毕脱正在房中陪姑妈聊天，一听是他来了，不由得一愣。生性幽默的老姑妈看着那一本正经的侄子如此害羞，觉得非常好玩。她也很亲热地对牧师一家表示问候，并说她很想去看望一下他们。她夸詹姆士长得英俊，比从前相比，有大进步，可惜他妹妹们不及他的零头。她在与詹姆士的谈话中得知他住在客栈里，便请他搬到家里来，并叫鲍尔斯立马去将詹姆士的行李取来。她大方地说道：“鲍尔斯，听着，帮詹姆士先生的账给付了。”

詹姆士洋洋得意地看了一下毕脱，一脸顽皮的神情。那外交官嫉妒得险些一口气没有缓过来，尽管他竭尽全力向姑母献殷勤，但老姑妈从未邀请他住在家里，偏偏这乳臭未干的小家伙刚到就博得了她的欢心！

鲍尔斯走上前鞠了个躬，问道：“烦请少爷告诉一下，到哪个客栈去取行李？”

詹姆士忽然站起身来，惊慌失措地说道：“额，还是让我自己来吧，太不好意思了。”

老姑妈和气地问道：“在哪个客栈？”

詹姆士涨红了脸，回答道：“就是那个名为‘汤姆·克里白的纹章’的客栈。”^[1]

老姑妈听后，哈哈大笑了。鲍尔斯毕竟是老资格，也便冲口而出，呵呵笑了起来。外交官则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

[1] 克里白是平民的名字，而且开客店的不可能有家传的纹章。

詹姆士眼睛看着地上，答道：“我，我不晓得哪里有好一点的客栈。我以前从未到过这里。这地方是马车夫介绍给我的。”

这狡猾的东西真是伶牙俐齿。事情原本是这样的：那天詹姆士在沙乌撒浦顿的邮车上认识了一个从德德白菜城来的拳师，他此行是为了与洛丁地恩城的拳师比试一下。那家伙让詹姆士甚为佩服，就与这位专业人士交了个朋友，并在上面讲的那家客栈中共度了一个美好的晚上。

然后，詹姆士又继续说道：“还——还是让我付账吧。”接着他又假惺惺地推辞道：“怎么好意思让姑母您破费呢。”她姑妈见他谨慎细致，越笑越开心，心中乐开了花，连连挥着手说道：“快去付账，鲍尔斯，回来时把账单带回来给我就行了。”

可怜的老姑妈，还蒙在鼓里！詹姆士惊慌失措地说道：“还带了一只——一只小狗来了，我得去把它领来，它专会咬仆人小腿。”

一听他这话，大家都笑了起来。在克劳莱老小姐与侄子说话的时候，吉恩小姐和布立葛丝一直静静地坐着，此时也禁不住笑了起来。鲍尔斯没再说什么，就出去了。

克劳莱老小姐成心不让更多侄子快活，所以非常客气地对待这位牛津学生。只要是她诚心与人交往，待人真是宽厚周全，恭维话说也说不完。她只是随口说请毕脱吃晚饭，但却定要詹姆士陪着她，叫他在马车的后座上坐下，一本正经地在峭壁上来回兜风。她说了许多的客套话，其中引用了许多意大利文和法文的词句，那可可怜的孩子压根儿就没听明白。接着她又称赞他学识渊博，相信他一定能在数学名誉实验中获得优异的成绩，作个优等生。

詹姆士听着这些称赞的话，胆子逐渐大了起来，笑着说道：“呵，呵！数学名誉试验怎么会有呢？那是另一家的店铺里做的事。”

老姑妈说道：“宝贝，什么叫另一家店铺？”

这个牛津学生油嘴滑舌地答道：“只有剑桥才有数学名誉试验，牛津是没有的。”

原本他还打算继续和她说些知心话，没想到突然之间来了一辆由优等马拉着的小马车，车中的人都身着镶着螺纽扣子的白色法兰绒质的衣服。原来这是那德德白菜城的家伙，还有他新交的朋友与洛丁地恩城的拳师，他们与另外狐朋狗友在一块，瞧见了詹姆士坐在大马车上，都热情地过来与他打招呼。这事之后，单纯的小伙子一下子泄了气，一路没有再说一句话。

等他回到姑妈家中的时候，看见旅行包已经被打开了，房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假若他细心地看一下，肯定会注意到，领他上楼时鲍

尔斯绷着一张脸，那神情既像觉得诧异，又似在怜悯他。但詹姆士压根儿就没注意到鲍尔斯，心中正为自己这般的倒霉、竟然来这个霉地方而连连叫苦。身边都是些老太婆，絮絮叨叨地说着法语与意大利语，还与他讨论诗词。他叫道：“哎呀，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该怎么办啊。”这孩子从小脸皮就薄，到现在还是非常腼腆——哪怕是布立葛丝那样最和蔼可亲的女人和他说话，准能叫他不知所措的。但假若让他到爱弗笠水闸去与驳船上的船夫说话，他倒毫不害怕，因为他开口就是一些脏话俗语，连最粗俗的船夫也会被他压下去的。

吃晚饭的时候，詹姆士系了条勒得他透不过气的白领巾。他的面子可真不小，吉恩小姐领着他到楼下的餐厅里去，在他们后面，毕脱与布立葛丝扶着老太太，手里还捧着她常用的包儿、垫子和披肩等这些东西。吃饭时，有一半时间布立葛丝都在伺候这病人，并给她的胖小狗切鸡肉。詹姆士不大说话，专心地请小姐们喝酒。毕脱要跟他斗酒，让他多喝一些，果然，他将一瓶姑妈吩咐鲍尔斯专门为他打开的香槟酒喝了一大半。

饭后，小姐们先走了，兄弟两人坐在一处。那曾经做过外交官的毕脱哥哥对他非常亲热，和他聊了很多。譬如他问詹姆士在学校里学习得怎样，今后有什么打算，而且真诚地祝愿他前途无量。总而言之，他既温和又直爽。詹姆士由于喝多了葡萄酒，也开口说了起来，谈起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前途。他对堂兄直言不讳，洋洋得意吹嘘自己怎样地借债不还，考试怎样不及格，又怎样与学监吵架，一面说一面喝个不停。他一会儿喝葡萄酒，一会儿又喝西班牙白酒，他如此忙碌，心里觉得非常受用。

毕脱给他斟了一杯酒，说道：“假若家里的客人能够随心所欲，姑母是再高兴不过了。詹姆士，你就像住在了自由厅^[1]里一样，不必拘束，要什么就拿什么，这就是对姑母最大的孝敬了。我知道你们在乡下的人都因为我是保守党而讥笑我，但任何人都不应该抱怨姑妈不够进步，她视功名利禄如草芥，主张人人平等。”

詹姆士问道：“那么你干吗要娶伯爵的女儿呢？”

毕脱客气地回答道：“可怜的吉恩小姐生于贵族家庭，这也不能怪她。亲爱的朋友，已经做了贵族，也没有办法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而且我是个保守党，这你也晓得啊。”

[1] 自由厅(Liberty Hall). 就是能够随心所欲的地方，在哥德斯密(Goldsmith)的《委曲求全》一剧里，哈德加索尔先生家里来了两个小伙子，误认他的公馆是个客店，他也将错就错，对他们说：先生们，这儿就是自由厅。

詹姆士接着说道：“哦！说到这里，我觉得血统很重要。说实话，血统是再重要不过了。我可不是激进派。但出生高贵的人会有什么好处，我清清楚楚。哼！什么样的人在拳击与划船比赛中赢钱最多呢？再比如狗吧，能抓住耗子的是什么狗呢？那都是一流的品种啊！再拿一瓶葡萄酒拿过来，鲍尔斯小子！现在我先将这瓶喝个干净！哎，刚刚说什么地方了啊？”

毕脱一面将瓶子递给他，好让他喝个干净，一面和蔼地说道：“好像是狗拿耗子吧。”

“是说我拿耗子吗？哎！毕脱，你喜欢运动还是游戏？你要不要看一看会捉耗子的狗？假若你有兴趣的话，我就带你去到色尔街马厩里去找汤姆·考丢罗哀，他有只不错的狗……得了。”詹姆士突然感到自己扯得太远了，笑了笑，说道：“你才不稀罕狗拿耗子呢。我都是信口雌黄。估计你都不晓得狗和耗子有什么区别。”

毕脱愈发客套起来，接着说道：“确实不晓得，刚刚你还说到血统。你说贵族血统总是有一些特殊的好处。好，酒来了，来，继续喝，干。”

詹姆士大口大口喝着鲜红的酒，回答道：“可不是！血统是有些道理的。狗也罢，马也好，抑或是人，都须好种不可。上个学期我停学之前——我指的是我出痧子之前，哈，哈！耶稣堂大学的林沃德，也就是星伯勋爵的千金鲍勃·林沃德小姐与我在白菜纳姆的贝尔酒店里喝酒。一个班卜瑞的船夫要与我们对打，说是赢了的可以白喝一碗五味酒。那一天我正好不能打架，我那时受了伤，胳膊用绷带吊了起来，连刹车都拿不动。这是两天前我与亚平顿一道出去，被我的马（那该死的畜牲）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我还以为手臂摔断了呢。因此我没办法将他狠狠揍一顿，但鲍勃立刻脱掉外衣，与班卜瑞人打了四个回合，三分钟不到，他就趴在地上了。老天啊！他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这是为什么呢？不就是血统不同吗！”

外交官继续说道：“詹姆士，你怎么不接着喝啊？你才能喝这么点儿啊？好像当年我在牛津的时候，同学们的酒量都比你们大些。”

詹姆士用手按着鼻子，醉眼朦胧地说道：“好了，好了，好小子，别想要我。你想将我灌醉吗？做梦去吧！好小子，我们酒后吐真言。打仗，喝酒，斗智，这都是我们男人该做的事情^[1]，是吗？这酒太好了，要是姑母肯给我乡下的父亲送点去，那真是太好了。”

[1]以上两句全是最常见的拉丁文。

那狡猾的外交官答道：“你不妨亲自问一下她，要么，你自己就抓住机会放开肚皮畅饮一番。诗人们是怎么说得啊：‘今朝借酒消忧愁，明朝扬帆海浪头。’”酒量不错的毕脱那引经据典的样子颇似在下议院演讲。他一面振振有词，一面手举酒杯转了一圈，一挺脖子，喝了好多滴酒。

在牧师家里，倘若饭后开了一瓶葡萄酒的话，姑娘们便每人斟一杯红醋栗酒喝，别德太太也会喝上一杯葡萄酒，一般情况下忠厚老实的詹姆士会喝上两杯。但是要再多的话，父亲便就不高兴了，这乖孩子只好忍住不喝，偶尔再补一些红醋栗酒，有些时候甚至堕落到马厩里，边抽烟斗边与马夫一起喝兑了水的杜松子酒。

在牛津，他倒是可以痛痛快快地畅饮一番，但那都是劣质酒。现在是在姑母家里，酒就又多又好，詹姆士当然不想错过。用不着堂兄劝酒，便将鲍尔斯拿来的第二瓶酒也喝了个一干二净。

到了喝咖啡的时候，他们便要与小小姐们在一块了。这小伙子最怕女人，因此他那温和直爽的态度又被一贯的忸怩和沮丧所代替，一晚上都只是唯唯诺诺，有时虎着脸对吉恩小姐瞟上几眼，还打翻了一杯咖啡。

尽管他没有作声，但呵欠连连，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那天晚上，大伙儿照例找些家常的消遣。可是有了他站在旁边，便觉得黯然无味了。克劳莱老小姐与吉恩小姐在斗牌，布立葛丝在做针线活，大伙儿都觉得他醉眼蒙眬，一个劲儿傻傻地盯着她们瞧，觉得老大不自在。

老姑妈跟毕脱说：“这孩子不会说话，笨手笨脚的，仿佛很害羞。”

奸诈的外交官淡淡地说道：“与男人在一起时，他还比较能说；看到女人就沉默了。”大概他觉得非常失望，因为詹姆士并没有因为葡萄酒而多说几句话。

第二天一早，詹姆士便给母亲去了封信，将老姑妈如何优待他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一遍。可怜啊！他自己还不晓得在今天他会面临怎样的不幸，也不清楚自己被宠爱的时间竟如此短暂。惹祸上身不过是他在住到姑母家前一天晚上在客栈中的一件小事，就连他本人也忘了。

事情是这样的：詹姆士向来花钱大手大脚，酒醉后就更为慷慨了。那天晚上，他掏钱请客，请德德白菜与罗丁地恩的两位拳师，还有好多狐朋狗友们喝酒，每人约莫喝了两三杯兑了水的杜松子酒，每杯八便士，共十八杯，都记在詹姆士的头上。可怜的詹姆士从此名誉扫地——只因为多喝了几杯下人喝的酒，而并不是多花了一些钱。克劳莱小姐的管家鲍尔斯按照吩咐去给少爷把账结了，客栈老板恐怕他不付酒钱，便

对天发誓说是那少爷自己把所有的酒都喝了个干净。最后，鲍尔斯付了钱，回来后将账单交给孚金看。孚金姑娘见他一下子喝了那么多的杜松子酒，不禁吓了一跳，又把账单给了财务总监布立葛丝。布立葛丝认为有义务让主人晓得，随即就禀告了克劳莱小姐。

假若詹姆士喝了十二瓶红酒，老小姐一定会原谅他的。上流社会的大都喝红酒，像福克斯先生、谢立丹先生们。可是，在客栈里与拳师们一道鬼混，还喝了十八杯兑了水的杜松子酒，这样深重的罪孽实在是让人难以宽恕。那天他事事不顺。他去马厩看小狗塔乌泽，回来的时候，一身都是烟味儿。他带着塔乌泽出门散步的时候，正好与姑妈以及她那患气喘病的狗白菜纳姆遇在了一起，要不是那狗哀叫着躲到布立葛丝身后，凶猛的塔乌泽差一点儿将它一口吃了下去。塔乌泽心狠手辣的主人眼见那小狗被欺负，还站在一边打哈哈。

活该小伙子运气不好，他害羞的样子第二天也没有了。吃饭时他一个劲地说笑着，还讲了一两个笑话取笑毕脱。饭后，他喝了与前天差不多的酒。糊里糊涂地来到客厅说了几个在牛津大学最流行最有趣的故事给小姐们听。

他将玛利诺与荷兰山姆拳击手法的区别描述了一下，还要与吉恩小姐打赌看德德白菜城的拳师和罗丁地恩城的拳师到底哪个能赢。他越说越开心，后来他竟然提议与堂兄毕脱来场拳击比赛，随他戴不戴拳击用的皮手套。他一面大声地笑着，一面用手拍着毕脱的肩膀，说道：“我这提议真是已经很厚道了，我的花花公子啊！我爸爸也支持咱俩比试一下，还说不管输赢，他都与我对半分钱。哈，哈！”

这俊俏的小伙子边说边对可怜的布立葛丝非常含蓄地点着头，做出一副既开心又自鸣得意的样子，还翘着大拇指指着身后的堂兄。

毕脱尽管觉得不受用，但心中却高兴得很。可怜的詹姆士尽情地笑着。当老姑妈去休息的时候，他跌跌撞撞地举着蜡烛为她照路，尽力作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傻呵呵地笑着，还想吻她的手。最后他告别了大伙儿回自己房间去睡觉了。他深信他准会成为姑妈遗产的继承人，对此他志得意满。家里别的人都轮不到，连他父亲都没有份儿。

你或许会认为进了卧室以后他就不再会惹什么麻烦了，哪个晓得这倒霉的孩子偏又干了件坏事。窗外，月光照着海面，景色怡人。看到这般美景，詹姆士暗自寻思，不抽几支烟享受一下不是浪费了吗。他认为如果他将窗户打开，头与烟斗都搁在窗外的清新空气中，那么烟味儿谁也闻不到了。可怜的詹姆士的确这样做了。但是兴奋过了头，却将房门还是开着的事忘得干干净净。风是朝里吹的，那穿堂风连绵不断，将烟雾

源源不绝地吹到楼下。老姑妈与布立葛丝闻到的烟味，与楼上一样浓烈。

这一袋烟葬送了他的前程，别德·克劳莱全家一直都被蒙在鼓里，不晓得他们数千镑的财产就是被这袋烟断送的。那时，鲍尔斯正在楼下用阴森森的声音为手下的仆人朗读《火与煎盘》，当他正在朗读的时候，忽然看到孚金快步地冲下楼，要告诉他这骇人听闻的秘密。

鲍尔斯与仆人们见她惊吓得面无血色，还以为是孚金看见了藏在克劳莱小姐床下的强盗的腿。鲍尔斯知道原委之后，立马就快步跑到詹姆士的房间里，急得声音都抖了起来，他嚷道：“少爷！詹姆士先生！看在老天的份上，扔掉手中的烟斗吧。”他抢过烟斗扔出窗外，悲戚地说道：“哎！瞧你干得好事！詹姆士先生，小姐不允许抽烟的。”

“那小姐就别抽好了”詹姆士边说边哈哈地傻笑了起来，他觉得妙不可言地笑话实际上笑得正不是时候。第二天一早，他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每天，鲍尔斯手下的那个小仆人都给他擦鞋，另外还会将他剃须所用的热水给端过来。可是他虽然日思夜想，但胡须还是不争气地没有长出来。这天他还睡在床上，那小仆人就将布立葛丝写的一张纸条递给了他，只见上面写道：

亲爱的先生：由于房间中充满了烟味，克劳莱小姐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克劳莱小姐让我向你说声抱歉，她身体不适，在你离开前她不再与你再见面了。对于麻烦你、让你搬出客栈的事她懊悔不已。她说假若你还想继续留在布拉依顿的话，还是住在客栈里好一些，这个我们不勉强你。

在博得姑母欢心方面，老实的詹姆士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不过，他倒是真的兑现了吓唬堂兄毕脱的话，真的在拳脚上与毕脱比试了一番，只不过他本人不知道罢了。

我们对于这场财产争夺战中最先受到宠爱的人也应该问候一声才对。前文已经讲过，滑铁卢战役后，蓓基与罗登重新聚到了一起。

一八一五年冬，他们正在巴黎过着着奢华风流的生活。蓓基对于金钱向来精打细算，而且可怜的乔瑟夫·赛特笠买马所付的钱至少够他们小家庭用上一年。这样算来，“我那打死马克上尉的手枪”、金化妆盒、貂皮大衣都不必卖掉。这件大衣被蓓基改成了长外套，她穿着这外套在波罗涅树林大道上兜风时，赢得了极高的回头率。在岗白雪被英军占领后，她就和丈夫团圆了。你真该亲自看一下他们见面时的场景和罗登得意的样子。她将身上缝的针线拆开，将那些打算从布鲁塞尔逃难时缝在棉衣衬里的饰物如手表、钱、支票以及别的许多贵重东西，一股脑儿地都给拿了出来。德夫托将军觉得非常有趣，罗登更是乐不可支，对天发誓说，她比任何戏剧都要有意思。蓓基又用非常幽默风趣的语调描